



赏月

□肖曙光

多年前,我在基层部队里担任宣传干事。每逢中秋节,响应组织上的要求,我都要精心组织一台晚会,让官兵们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欢度节日,一解思乡之情。为了这台晚会,我总是全力以赴,没少花心思。

记得有一年,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精心筹备中秋晚会了。我组织了各种节目,有热闹欢快的歌舞,也有反映官兵生活的相声、小品,地点就安

排在部队大礼堂。中秋那天,礼堂被我布置得花团锦簇,一派节日的喜庆,当晚的节目精彩纷呈,晚会高潮迭起,官兵们喜笑颜开。看到大家很高兴,我也很开心。

晚会结束后,大家都散了,

我收拾好舞台上的道具,再打扫完卫生,才走出礼堂。夜已深了,刚刚还热热闹闹的营区,已变得静悄悄的。只有大门口的哨位上,哨兵如雕塑一般,笼罩在月色里。我抬头看了看皎

洁的月亮,默默地往宿舍区走去。也许大家早就睡了吧,四处一片寂静。我推开门,屋子里冷冷清清的,忙了一整晚,我这时才突然有了困乏感,肚子也突然咕咕叫唤起来。拉开抽屉,找出一袋方便面,摇了摇暖壶,里面空空如也。我不想再去烧开水了,狼吞虎咽地干啃起方便面来,心里不由叹息了一声:中秋节没有吃月饼,倒是吃了方便面过节了。

突然就想家了,深刻体会

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今夜,家里一定很喜庆、很热闹吧,餐桌上还有焦黄的月饼,也有母亲精心烹制的血浆鸭、米粉肉、红烧排骨、卤菜……一家人可能正围坐在一起,推杯换盏、赏月聊天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些诗句开始萦绕在我心头。当兵多年,与家人聚少离多,虽然早已习以为常,但想念家人总是难免的。

我一边默默地在心里遥祝家人节日快乐,一边简单洗漱后,准备上床休息。

突然一阵敲门声,通讯员来通知我,政治部李主任在会议室里等我。

这么晚了,难道还要开会?我迅速穿好衣服,懵懵懂懂地走进会议室。除了李主任,部队里的一些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居然都在。看这架势,不像是开会啊。我疑惑地坐下来。

李主任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月光如水一般倾泻进来。“中秋佳节月最圆,可惜你们不能与家人团圆赏月了。我和妻子特意买了些月饼和水果,我们以茶代酒,一起赏月,共祝中秋快乐。”说完,他示意妻子把月饼和水果一一端上了桌。

柔柔夜风吹拂中,一阵温暖涌上心头,刚才的孤寂和疲惫感顿时一扫而光。我拿起一块月饼咬了一口,香味慢慢弥漫开来。

“乡音”征文

紫苏炒田螺

□乔欢

岭南人的中秋赏月夜,有一道美味一定不会缺席,那就是紫苏炒田螺。

岭南人爱吃田螺,是有文化传承的。据清咸丰年间的《顺德县志》记载:“八月望日,尚芋食螺。”民间认为,吃螺可以明目,中秋节吃田螺可使眼睛“明如秋月”。而粤语中,“螺”与“擦”(意为拿取)同音,俗话说“无得食,问田螺(擦)”,故中秋之夜吃田螺,还有丰收之意。

每年中秋节前,婆婆都会买回几斤新鲜田螺,先养在清水里。中秋那天,婆婆一大早就用细毛刷把田螺清洗干净,用竹子把螺尾一个个剪掉,然后去楼顶花园摘一把散发着清香的紫苏叶,开始炒制晚上要吃的田螺。炒田螺,紫苏是关键,加上蒜蓉、姜葱、沙茶酱和红辣椒圈一起翻炒后,满室生香。那便是我记忆中秋特有的味道。

待一轮明月挂上天空,我们兴冲冲地把茶具、月饼、田螺、各色水果,一样样端上楼顶花园,在石桌上摆放停当。夜色如水,桂花吐芳,大家围坐在石桌旁,抿一口清香的铁观音,品一曲传统的广式月饼,目光却径直越过柚子、柿子、芭蕉、黑加仑等时令水果,直奔那碟紫苏炒田螺而去。眼到的同时,手也到了,拿起一只螺嘬两下,即时一团螺肉进口,螺壳则被弃入另一只空碟。中秋赏月夜,就在全家人此起彼伏的嘬螺声、谈笑声中沸腾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的珠江边,每到夜晚有很多大排档,随便选一家坐下,要上一份爆炒田螺、两瓶珠江啤酒,和朋友吃螺、喝酒,任凭江风吹拂,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滋有味。在流溪河畔的农家菜馆里,常见那些漂亮女白领姿态优雅地品着茶,说话温声细语,浅笑安然,但当一盘紫苏炒田螺被端上桌时,淑女们也不会再矜持,食指大动,不一会儿工夫,田螺便能被消灭大半,她们的声调也开始高扬,气氛顿时便不一样了。

吃田螺其实很需要些技巧。“老广州”们从小耳濡目染,吃起螺来,手起、嘴嘬、螺壳弃,用不了一秒,美味已入口中。但我嫁入广州十余年,一直没学会吃螺,每次都要借助牙签慢慢地把螺肉挑出来吃。吃的效率自然低了很多,缺少了吸吮的步骤,味道也大打折扣。好在前一阵子,我终于学会了嘬螺,才享受到酣畅淋漓的嘬螺乐趣——螺肉肥美鲜香,汁液香辣浓郁,搭配到一起,真是让人停不口了。我也终于明白了“香螺酌美酒,枯蚌藉兰般”的滋味。

扫码聆听上期《寻觅红炮楼》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大美中国

观鹭

有惊喜

□文/图 陈卫国

立秋刚过,再临沙浦观鸟。水滨洼地,池塘遍布,阳光明媚,波光潋滟。

每

回到此

映入眼帘的鸟儿

总少不

了白鹭。

“一行白鹭上青天”已成鼎湖山下这方乐土上

一道身心悦目的风景线。

这次来,我们的目标却不是白

鹭,而是另外一种鸟儿——水雉,沙浦也是它们的第二故乡。当下,村民大面积种植的芡实长势喜人,连片翠绿的叶子铺满池塘,迁徙而来的水雉正聚于此栖息繁殖。它们已换上黑白相间、后颈金黄、尾羽弯而长的繁殖羽,呈现出一年中最美丽、优雅的姿态。

万籁俱寂,只见一只水雉独自

在洒满阳光的芡实叶上伫立,其清

脆的声音在旷野飘荡,迅速引来邻

近另一只水雉的呼应。叫声此起

彼伏,美妙动听。

水雉在繁殖季节

异常活跃,行为举止极富浪漫色彩。

之前,我就曾录拍过它们求偶

时难得一见的情景:两只“情投意合”的水雉迎面走来,身材较小的雄鸟忽然趴在地上以示“俯首听命”。

雌鸟心知肚明,却表现出高

人一等的样子。

雌鸟用嘴轻啄“求爱”的雄鸟,雄鸟欲钻到它的身下,

它却避之又轻啄对方。我似乎都

只深灰色的鹭鸟就飞走了。

“可能是苍鹭吧。”我们没再

去追踪,便离开了沙浦。

几天后,我整理照片时又看到

那只外貌另类的鹭鸟。查找比对,

不是苍鹭,它体形没那么大;不是

苍鹭。

我不由庆幸自己能在一念之

间用相机将稍纵即逝的瞬间记录

下来。我常期待观鸟有惊喜,这次能邂逅这只精灵,真是何等幸运和难得。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 ywdmzg@163.com, 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晚会·潮人新知

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易芝娜/美编 黄文倩/校对 赵丹丹

A6

E-mail:wbylbyzn@ycwb.com

奇趣生物

极度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初步成功

长梗木莲

引种11年来首次开花

□文/图 周飞 文香英

2021年,东莞市大岭山森林公园引种11年的极度濒危植物长梗木莲第一次开花。这标志着长梗木莲在东莞市大岭山森林公园迁地保护取得初步成功。

长梗木莲原本只分布于广东省龙门县南昆山海拔700米~800米的常绿阔叶林中,仅发现有1株大树,其种群数量、种群规模、生态学及生物学特性仍不清楚。2008年至2010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资助广州华南植物园对包括长梗木莲在内的四种濒危木兰科植物进行综合保护项目,旨在对长梗木莲的保护现状进行评估,并对四种濒危木兰科植物进行综合保护。

三年实施保护期间,项目组通过对长梗木莲全面的野外调查,在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内仅发现1个长梗木莲种群,共11株成熟植株。经观察研究发现,这些长梗木莲基本上每年只开花不结果。同时,项目组对长梗木莲的种群生态学特性、传粉生物学特性和濒危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IUCN红色名录分类标准(2001,3.1版),确定了长梗木莲的保护等级为“极危”级别植物。

项目组通过对该物种进行人工授粉,三年内共收集了约两公斤种子,并在华南植物园播种,培育出2200多株实生苗。2009年,研究人员将约1000株苗回归至其原产地南昆山自然保护区。2010年,又将300株苗迁地保护至东莞市大岭山森林公园、200株迁至华南植物园。通过长期定期的监测和管理,迁地保护至东莞市大岭山森林公园的部分长梗木莲今年首次开花。

长梗木莲树干挺拔直立,树形优美,花色艳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据了解,BGCI中国办公室自2007年以来,每年在我

国平均资助10个濒危树木保护项目

(每个项目资助3~6年),到目前

为止,共资助了

40个项目,保护了近70种濒危

树木。

(来源:华南植物园)

听书对大脑的要求更高,更有利于培养集中注意力的习惯

听书太被动,看书才有用?

□唐义诚 池文



集信息后,都会进行一系列的贮存、识别、记忆和理解处理。

首先是贮存。人的感觉器官就像一台24小时工作的监控摄像头,会忠实地记录所有看到、听到的影像。然而大脑却并不想对如此繁复冗杂的信息照单全收,它通常会先进行短暂的存储,方便接下来筛选有用的信息。这个贮存的过程相当短,“认知心理学之父”奈塞尔称之为视像存储和声像存储。

接着是识别。这个过程

中,大脑会对信息进行过滤,排

除一些它认为不重要的东西,

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对自己有

用的信息上。由

成年人平时接

触到的大量视觉信息都是通

过文字描述的,大脑会认为文

字信息很重要,它会优先检

索出这部分内容,交给负责处理文字的大脑区域去分析和理解,同时它也会过滤一些不重要的虫鸣鸟叫、机械轰响,专注于语言对话的主要信息,然后作出反应。

然后是记忆。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对文字和语言的需求和依赖远不如成年人,他们的大脑在刺激信号传入后还是继续保持异常清晰、鲜明的形象,如实地记录所听所见,这种现象被称为“遗觉象”。可能正因如

此,我们有时能清晰地记住儿时的一些事情。不过这种视

觉遗觉象、听觉遗觉象、嗅觉遗觉象等,能持续保持到成年期的并不多。

最后便是理解。我们在阅读时,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不同:左脑先理解后记忆,记住慢、遗忘快,更适合记忆的消化、吸收;而右脑则会将语言变成图像,可以大量、快速地记忆,且记忆质量很高,一旦记住就很难忘掉。也就是说,当右脑分析一个词时,比如阅读到“猫”这个词时,就会自动在右脑影像库中搜寻猫的形象,然后将猫这个词与它的图片链接在一起,加深印象。如果是分析一句话,比如“猫在睡觉”,影像库中可能出现的就是一只猫在太阳底下蜷成一团睡觉的图像,或许还夹杂着轻微的鼾声。因此,语言对大脑会有更进一步的刺激,所以听书有时比阅读还多出了一道工序——声音的符号化。

因此,听书其实对大脑的

要求更高,也更有利于培养集中注意力的习惯。

听书不如看书印象深刻?

正是因为听书时大脑会多

一道关于理解与记忆的加工程

序,所以它要求我们更加集中

注意力。但我们也因此更容易

在听书时走神。所以听书并不

是一件更轻松的事,再加上还

有语言知觉的制约,情绪感知、

反复加工等因素,最终我们

会觉得,听书的信息接收效

率不如看书高。

所谓言语知觉的制约,是

指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比如

声音在20~30分贝时,言语的

可懂度为50%;增至50~60分

贝,可懂度达到90%~95%,但

到了140分贝,人就要感到头

疼了。此外,一些噪声干扰如

地铁、飞机的轰鸣等,对言语

感知的干扰也会很大。

情绪感知则是指听真人朗

读